

龙龕有条“爱情巷”

□ 罗武昌

在云南大理，有一个人与湖的共栖空间，既连接古朴自然的村庄，又通达碧波荡漾的洱海，这个“湖滨呼吸道”就是洱海生态廊道。以太和阳南溪为起点，跨越了太和、大理、银桥、湾桥、喜洲、上关、双廊、挖色、海东、满江、下关，共涉及11个乡镇(街道)，全长129公里，其中海西段46公里，海东段69公里，海北和海南段14公里，将环湖村庄串成一条多彩的项链，被称为洱海生态安全的“绿色长廊”，是游客和市民休闲健身的绝佳场地。“街道上人流稀疏，都到洱海生态廊道去了。”这是大理市民的基本共识。

洱海生态廊道的海西段，是人们休闲娱乐的首选地。从阳南溪(零公里)、三圣岛(6公里)、龙龕码头(9公里)、才村码头(12公里)、马久邑村(16公里)、磻溪村(23公里)、古生村(27.5公里)、海舌湿地公园(31公里)、桃源码头(46公里)……一路风景如画，将湖光山色、白族民居、田园风光尽收眼底。徒步的、骑行的、乘坐游览车的不计其数，用“游人如织”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

龙龕码头位于洱海最狭窄处的龙龕村。龙龕村隶属大理市大理镇，地处大理镇东边，距镇政府3公里，距大理市15公里，是一个洱海西岸临水的白族古渔村，景色优美、风光秀丽，古色古香、交通方便、民风淳朴、文化底蕴深厚。而“龙龕码头”正好位于洱海生态廊道9公里处，所以非常适合徒步。当然，从古城乘坐2路公交车也可以到达，亦可选择自驾游到龙龕古渡。龙龕村拥有大理州美丽乡村示范村、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村、全国生态文明村等多种荣誉称号。

“龙龕”白族话叫“老库耳”。“龙”寓意“天子”，“龕”是供奉神位、佛像等的小房子，两个字组合在一起，就是天子住过的房子之意。

龙龕村不仅有鸡足山七十二庵中的“海晏庵”、龙龕本土文化遗址、三合院民居古建筑、雕楼遗址等，巷道中还有一幅《世隆故里龙龕》画格外醒目，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大理国第十一代国主蒙世隆即景庄皇帝曾在此生活了8年的故事。他就位后为报答村民的养育之恩，就把早先叫“李家庄”的村庄赐名为“龙龕”，并赐良田千顷供村民耕种，免除农渔赋税，宫廷所用菜肴果蔬均由龙龕御供，村民从此丰衣足食安享太平。蒙世隆驾崩后，村民们感其恩德，在草扎的龙骨上插香以示悼念，并立为村中“本主”，还将它作为祖训一代代告诫传承，“耍香龙”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作为一名户外运动体验者，洱海生态廊道建设时，我总是在持续关注建设进度，怎么也管不住自己的脚步，不仅几次乘车环行洱海生态廊道，还数次徒步到龙龕码头、才村码头等地采风。每年秋冬季节，还会折腾几次到龙龕码头拍摄摄影的水杉，再同拍摄婚纱照的小情侣与顽皮的海鸥来一场“同框竞技”，用心体会古代皇帝曾经居住过的古村庄的曼妙时光。因此，对“世隆故里”，我应该说是十分熟悉了。

今年五一小长假，与朋友从生态廊道徒步到龙龕码头，再转向大理三月街去“扫街”。在龙龕码头北侧不远处的弯道上，一个红色的“心形”门牌坊上赫然镶嵌着三个白色大字——爱情巷！大大的“红心”十分惹眼，小巷被冠以

“爱情”之名，确实吓我一跳。我经常爬坡上坎、走街串巷，自称是一个“大理通”，居然不知道龙龕多了条“爱情巷”，是不是有些孤陋寡闻“很打脸”了？但尴尬归尴尬，“心形”门是后门，我急不可待一头钻进小巷道，想对隐藏着秘密一探究竟。

有人说：龙龕是姐妹花的聚集地，是情侣终身必来的地方，是爱情表白必经一站。或许，世人都知道龙龕码头是一个爱情表白地，婚纱摄影地和婚礼目的地，但对“爱情巷”却显得有些陌生。“爱情巷”很狭窄、很干净，也很浪漫，以红色、粉红色为主基调，主打“温柔与浪漫”的情调。“爱情巷”的正门口，是一片粉红色的世界，一面巨大的粉红色花墙上是“苍山为盟，洱海为誓”的双心造型，瞬间就让人觉得“爱情”扑面而来。步入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主色调是粉红色，然后依次是蓝色、红色和白色，代表着不同时期的爱情色调，这就是“爱情巷”诠释的爱情颜色。

有人告诉我，小巷长260米，设有99个摊位，里面有许多暖心又暖胃的小摊货。我想，这个“2”就是“两个人”，这个“6”是南方方言“路”，这个“0”就是“终点”，意思是两个人手牵手一路走到终点，即“白头偕老”的寓意。99个摊位摆放着年轻人喜欢的各种小吃、精美手串、披风、连衣裙、布娃娃，这个“99”则寓意着长久……

南方人一般不善言辞，很“木讷”，有些话常常说不出口，什么情呀、爱呀都只能藏在心里。尽管大家都明白“爱要大声说出来”，也会唱“……灿烂的笑容就在门外，快点去表白，爱要大声说出来。爱要大声说出来，就算会失败，勇敢追求幸福才会来……”一旦两个人彼此动了小心思，就会扭扭捏捏，甚至脸红脖子粗，说话都结结巴巴了，“我爱你”三个字始终说不出口。

恰在此时，“爱情巷”应运而生，正以自己的方式诉说“爱情”。如果一句浅浅的情话说不出口，遇到中意的那个TA，那就邀请TA到“爱情巷”，面对温柔又浪漫的“红心”“表白墙”“LOVE”“海誓山盟”图大声读出来，或一起打卡拍照，在会说话的“动心墙”面前，一切“淡定”的伪装都是徒劳的。能在巷子里打开心结，含情脉脉真诚面对，那么你说不出出口的那点小心思，TA肯定就懂了。如果TA还同意把这些照片发个美美的朋友圈，那估计就该有下文了，也许用不了多久，就该从“爱情巷”走进“中国最佳爱情表白地”龙龕码头，去完成一场一辈子最珍贵的婚礼拍，把爱定格在海誓山盟的地方。

“龙龕爱情巷”，就在龙龕码头北侧，可以成就许许多多年轻人的幸福，是一条从“恋爱”通向“婚姻”殿堂的捷径，也是一条“幸福巷”。



生活笔记

重读的妙处

□ 杨训波

在乡下教书的那些日子，我养成了一个重读的习惯。重读一本书，固然有和老友见面的熟稔之感，但往往是稔的多，熟的少。比如重读《围城》给我的感觉就和大学读的时候完全不同。首先对围城的理解就更上了一层。其实，人生所遇到的一切境遇，都如围城一般，在围城之外的想进去，真的进去了又都要想出来。这是多数人都能读到的，但我还读出了更多的人生况味。特别是小说的结尾：“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来，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等夜深人静，搬出来——细数：‘当、当、当、当、当、当’响了几下。六点钟是五个钟头以前，那时候鸿渐在回家的路上走，蓄心要待柔嘉好，劝他别再为昨天的事弄得夫妇不欢；那时候，柔嘉在家里等鸿渐回家来吃晚饭，希望他会跟姑母和好，到她厂里做事。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细读一遍都有不同的韵味。

上学的时候，中文老师告诉我们，读《围城》需要分成许多次来读：故事读一遍，这一遍可以快速地浏览下去；学小说手法读一遍，这一遍要仔细玩味；学幽默读一遍，等等不一而足。说到这里，让我想起了《红楼梦》，关于这本巨著的读法，也早有人说过，对于《红楼梦》，没有读过七遍，你就没有发言权。当然，我们读一本书，并不是需要获得什么发言权，所以

我们不一定非要读上七遍不可，但重读，是绝对必要的。我一直记得一个故事，故事说的是晋朝有一个叫殷浩的人，喜读《老子》和《易经》，说起话来头头是道。殷浩有个外甥，叫韩康伯，非常聪明伶俐，殷浩很喜欢他。有一次，殷浩看见韩康伯和别人议论时，显出夸夸其谈、自鸣得意的样子。殷浩批评他说：“康伯未得我牙慧，就这样了不起了。”殷浩是把书读死了，把书读死，当然只能学到拾人牙慧的功夫了。

读书，其实是一个交流的过程。像和一个人在聊天，其中当有领悟。道理浅显，但要做到这，就得重读，仔细地咀嚼，反复地咀嚼。毕竟书是死的，活人读死书，就要把它读活，把那些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情感、思想读活起来。古人说好书不厌百回读，强调的是“好书”的“好”，非读一遍可以完全探究的。另一古训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说的正是重读的重要了。

像人生需要时时回顾一样，书是需要不断重读的。彝族诗人司马则干脆说：“任何一本书，起码应该有三种读法：想象自己是一名普通读者，在书中拼命获取所需要的信息(包括感受)；想象自己是一名记者，在阅读中随时准备对作者发问；想象自己是作者，正在参与创作。我们无从判断哪一种读法才是科学的，正确的。或许，三种读法纠缠在一起，在三种角色中穿梭，更加锻炼人的智力。”这种说法，很实在，道理颇深，值得一试。

游踪

鹤庆马耳山：高山杜鹃，花开成海



□ 寸红亮 文 / 图

杜鹃花已开，相约鹤庆马耳山，相聚马耳山杜鹃林，看一场铺天盖地的大花事。眼下，马耳山是花海，绚丽多姿。从每年的四月开始，不同的杜鹃花先从马耳山山脚开始开放，随着海拔的升高，时间的推移，山顶的杜鹃花次第开放。

五月，是高山杜鹃绽放得最热烈的时节，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林不约而同地绽放，奏响了五颜六色的花之歌。从马耳山的石塘塘到天池，沿路是五六公里波澜起伏的花海长廊。到天池，高山杜鹃花和其他各种野花绵延不绝，错落有致，花的巨毯在天地间徐徐展开，令人叹为观止。在这绵延起伏的高山之巅，大自然的神奇力量和鬼斧神工让这片上百

年的古老杜鹃林漫山遍野开放，缔造了人间的神奇花事。徒步攀登马耳山，需结伴同行。你可以抵达鹤庆县西邑镇西邑村乔仁甸自然村，沿着村后的山梁登顶。至山顶，右转，沿着石塘塘至天池，可饱览沿途自然风光和杜鹃花海，直至天池。你还可以抵达西邑镇响水河村响水河自然村上山，沿响水河河谷直上天池，沿途一路伴着山间小溪行走，道路较为陡急，至山顶豁然开朗，天池就在你眼前，四周便有成片的高山杜鹃林。此时此刻，花开正好。

蓝天、白云、绿草，再有万亩高山杜鹃林，成就了令人窒息的美景，探秘马耳山，登顶天池，相聚杜鹃林，绝对不虚一行。

剑川马登：杜鹃花海惹人醉



□ 高文 寿昌施 文 / 图

进入四月份以来，剑川县马登镇象山乡的重要道路，近年来这里的杜鹃花海逐渐被人们所熟悉。每年四月份至五月初，海拔三千多米大山之上的马登公路两边，粉红的、紫色的、白色的……各色杜鹃花依山势次第盛开，一片片、一簇簇、一丛丛鲜艳耀目的花儿姹紫嫣红，如云似霞。目光所到之处，尽是杜鹃花的颜色，随着绵延的山峦一直

延伸到天边，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壮阔与丰饶。吸引着众多摄影人和游客纷至沓来赏花游览，他们穿梭在花海中，或徜徉于草甸间，纷纷用镜头记录下这火红的景色，尽情享受大自然的多彩画卷。

一位资深摄影爱好者表示，能够同时拍摄、欣赏到高山杜鹃、风车、云海等美景，也是一次难得的拍摄体验。“每年清明前后，杜鹃花竞相开放，成为马登公路边最迷人的风景线。由于气候和雨水等因素，今年马登公路的杜鹃花开得特别艳，目前已经吸引县内外5万多游客前来赏花。”马登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杜鹃花最佳观赏期还可以延续到五月中旬。

随手拍



“美”在节日间

拍摄时间：2024年3月16日
拍摄地点：宾川县平川镇马花村村委会小光山村
作者：安建雄

史海钩沉

白族的鸟崇拜文化探源

□ 苏航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从大波那铜棺的鸟图腾到《南诏图传·铁柱记》，以及南诏时期的大理三塔顶部放置的形似金鸡的大鹏金翅鸟，都彰显了大理白族鸟崇拜文化的悠久历史文化渊源。

1664年，在祥云县刘厂镇大波那村出土一具木椁铜棺，据测定为距今2350余年战国时期的墓葬文物，这证明了在庄蹻入滇以前，白崖国的王权存在。按《南诏野史·白崖国》载：“……蒙苴第八子，蒙苴直，居白崖国，因地名号白崖国。”据考古白崖国的年代与大波那木椁铜棺的年代大致在同一时期。棺椁完全由青铜铸成，箱盖式，这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贵族死后所使用的一种特殊丧葬方式，其重达2.571吨，相当于一辆家用轿车的重量；长2米，高0.64米，厚1.2厘米。通过拆解，它是由七块青铜板通过榫卯结构拼合而成。最明显的就是箱盖，由两块青铜板组合而成的人字形，看起来也像房屋的屋脊，侧面四块铜板为四壁，下有一块，而且底部还有多处支撑，因此也被叫做“干栏式棺椁”。关

于干栏式房屋是一种下部架空，在上面盖房子的建筑，主要流行于南方少数民族。另外棺椁外表面布满了精美纹饰，有云雷纹和两侧刻有鹿、虎、豹、水鸟等兽纹。据铜棺出土时的管理研究员张晶讲述：“铜棺里的杖头是‘铜鸡头’，我当时还拍过照片。”从铜棺上的鸟纹就可看出当时铜棺的主人对于鸟的崇拜。

据胡本《南诏野史》记载：“匈奴逆，又名独逸消……素有祥瑞，会唐封首领大将建宁云南诏张乐尽求，以诸葛亮所立白崖铁柱，岁久剥蚀重铸之。因社会祭柱，柱顶有金翅鸟，忽能飞，集奴逆左肩，相诫勿动，八日乃去。”另有《南诏图传·铁柱记》云：“初，三昧白大首领，将军张乐尽求并兴宗王等九人共祭于铁柱侧，主鸟从铁柱上飞憩兴宗王之臂上焉。张乐尽求自此已后愈加惊讶。兴宗王乃意此吾家之主鸟也，始自欣悦。”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与大波那铜棺上的“鸟的崇拜”是一脉相承的。说明了白族的先民是崇拜鸟的氏族。

到了南诏中后期随着历史的发

展，受到中原王朝的凤凰崇拜，以及佛教的传入，认为凤凰才是鸟中之王，是吉祥的象征。便开始崇拜凤凰。但是在白族的语言词汇中至今没有“凤凰”这个词，白族人把凤凰称之为“金鸡”这个词汇，白族人把凤凰称之为“金鸡”。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凤凰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鹿后，蛇头鱼尾，鹳喙鸳思，龙尾虎背，燕颌鸡喙，无色具备”。

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传入大理受到了统治阶层的推崇，南诏统治者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将佛教作为国教。《南诏野史》中记载南诏王蒙世隆在位期间：“大寺八百谓之兰若；小寺三千谓之伽蓝，遍于云南境内，家家户户皆以敬佛为首务。”广建庙宇，弘扬佛法，引领众生向善，先后修建了崇圣寺、无为寺、感通寺、中和寺、鸡足山祝圣寺、九莲寺、迦叶殿、金顶寺等等。大理地区白族原始的“金鸡”崇拜在佛教的影响下，也具有了佛教色彩，从而获得了创新的发展。郭松年《大理行记》有这样的记载：“此邦之人，西去竺为近，其俗尚浮屠，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其处者，使人名利之心俱尽。此大理之大观也。”可见佛教在大理地区源远流长，影响甚广。

大理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早在秦汉时期就已成为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交通枢纽。印度佛教传入大理后，对白族的金鸡崇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大理自古以来就为水乡泽国，南诏大理国时期多地发生水患，《观佛三昧海经》说：“此鸟以业报之故得以诸龙为食，与阎浮提一日可食一龙王及五百条小龙。”于密教，迦楼罗乃梵天、大自在等的化身。”所以建于南诏时期的三塔顶部，放置了形似金鸡的大鹏金翅鸟来镇水患。后来白族先民将佛教与地方原始宗教相结合形成了特殊的阿吒力教，既是白密佛教。白密佛教将“金鸡”作为白族的图腾崇拜，“朵兮薄巫师”自称“介侯”(或称“鸡家”)，是本主或神灵打鸣唱唱的“介曼”(鸡叫)，是本主的使者。可见，朵兮薄作为白密佛教中的巫师，自诩为“金鸡”的化身。